



22

林彪不得不放下架子求助江青

回顾共和国风雨岁月

再现毛泽东暮年人生



《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》

◆出版社:人民文学出版社
◆作者:顾保孜 撰文
杜修贤 摄影

本书客观描绘了毛泽东最后七年的风雨历程,再现了1970年到1976年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和国事风云,讲述了林彪事件前后我国内政外交重大事件的起因、发展与结局,也曲折反映了毛泽东个人晚年的思想轨迹。

会谈结束了,林彪也没有进来送客人。

等毛泽东他们都走了,杜修贤收拾完摄影箱,才离开118房间。到大厅里他看了一眼西北角,林彪居然还坐在那里。他没有停留,快步走了出去。

晚上,杜修贤将白天拍摄的照片送到人民大会堂,周恩来正在那里宴请罗马尼亚客人。周总理站着匆匆看了一遍照片,十分果断地选了三张照片发稿,却扣下了自己单独会见外宾的照片。

这三张照片依次为:
第一张毛泽东和林彪会见客人。
第二张林彪单独会见客人。
第三张康生和周恩来会见客人。

周总理亲自审阅新闻照片已有好几年了,每次审阅照片他都很细心,该突出什么,不该突出什么,谁该在前谁不该在前等等诸多细节他都会考虑的全面周到。可近一年里审阅照片,他似乎比以前更加细心。

后来杜修贤听说,六月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来华

访问时,毛泽东指定林彪陪同接见。林彪开始推托身体不适,不去。毛泽东为此很不高兴,执意林彪一定出席。可林彪仍不想理睬。后来叶群急了,下跪哭求,陈说利益,林彪才勉强答应。

会见时,宾主刚寒暄完,林彪就退出。于是发生了他一人枯坐在外面大厅角落里那一幕。

转眼,又到了197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的生日。这一年正好是建党50周年,按常理一定会隆重庆祝一番。

但是出乎意料,“七一”那天,毛泽东和林彪都未公开露面。

党的生日“正副统帅”都不露面,各大报纸非常发愁,老百姓这一关就说不过去啊。幸好搞报纸的人都极有想象力,弄出一套“鱼目混珠”的办法:“七一”那天,报纸的头版头条用了一张以前的照片,林彪手摇“红宝书”紧跟在挥手的毛泽东身后。这个形象是当时的“标准形象”,见报后,还真可以充数呢!谁也没有对这张照片形成的时间产生疑问。善良的百姓从不会无端地怀疑写进党章的副主席

会有什么不忠!

报纸侥幸地度过了一个重头新闻的敏感日子。

可是躲过初一,还有十五呢。新中国的纪念日,大多集中在下半年每月的首日。新闻界好容易度过“七一”,马上又跟来“八一”建军节。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节日,没有“正副统帅”露面更不行了。报纸又如法炮制。这次发照片,新闻界已是心惊肉跳,生怕露出马脚。没有想到江青这时插了进来,帮了新闻界一个大忙——《人民画报》和《解放军画报》7、8期合刊扉页,亮出一幅林彪学毛选的大照片。下方作者署名:峻岭。

人们第一次看见林彪不戴帽子,亮出半秃前顶,孜孜不倦学习《毛泽东选集》的照片。无疑,林彪“无限忠于”的形象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和巩固。

同时,峻岭的名字也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。能近距离接触林彪的人一定不是一般人!议论的热点渐渐聚集在林彪和作者关系的研究和探询上。

峻岭就是江青!

从1966年4月《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》到1971年7月江青拍摄林彪学习“毛选”的照片,五年间,他们两人之间有过合作也有过争斗,有过利用也有过帮助。这次合作,注定是他们的最后一次。

需要指出的是,个性倔强的林彪尽管在表面上摆出一副顽抗到底的架势,他的内心就像挂着钟摆一样,始终左右摇摆,一边做好破釜沉舟的准备,一边又很想同毛泽东好好谈谈,解开彼此之间的心结。

为此,叶群曾出面打电话给毛泽东,提出林彪想与毛主席谈一谈。但是,毛泽东却迟迟不作答复。林彪夫妇想来想去,认为江青是一个可以利用的跳板。

林彪不得不放下架子求助江青,为其安排会面事宜。正好江青也想给林彪拍照,那一段时间,江青对摄影十分迷恋,从山水花鸟到人物肖像都在她的镜头搜索的范畴内。

正好《解放军画报》向江青约稿。恰在此时叶群电话打来,说林副主席来看望她。

江青喜出望外,决定八一建军节,这张肖像就拍林彪!

为了讨好江青,林彪只好配合。

“水不脏人人自脏”

财富总是会往低处流,所反映的也不过是“天道”和“人道”之间的一种此消彼长,而从根本上讲,财富其实是既往低处流也往高处“堆”,既向下走也往上面“飞”的。反映在宇宙的时空大背景上,则是一幅无所谓高也无所谓低,无所谓下也无所谓上的永远流动不息的画卷。

同时,“水不脏人人自脏”。财富是因人而成其为各种不同价值的财富,而人也是因财富而成其为各种不同面目的人;人和财富的结合和联姻,主导了人类的繁衍和发展,同时也一代又一代不知疲倦地为我们上演一幕幕摄人心魄、令人遐想,发人深省的人间悲喜剧……

我在赌场工作的几年里,曾结识了不少来自世界各地,操着各种不同语言,有着各种不同肤色的同事。他们有的来自东欧,有的来自中东,有的来自非洲,也有的来自美国本土。但在发牌员中,更多的还是来自亚洲的中国、韩国和越南等。不同国籍的人们聚到一处,只能用英语交流,却常常是“鸡同鸭讲”,因为每个人的发音都带有浓重的“地域特色”,必须半听半猜。尽管如此,一次工作之余,我还是有幸在休息室里通过闲聊,了解到一位越南女同事的一段非同寻常

的经历——更是一个“寓言”。

女同事名叫提芬妮,中等的个儿,鹅蛋脸,总梳着一对长长的黑辫,平时文文静静的,很少说话,但若有人说到有趣的故事和笑话,她便会头向后仰,进而迸发出开怀的大笑。她的笑声很特别,既尖细,又含混,且带着浓重的鼻音,让人既想到喇叭,又想到长笛。

认识她之前,我就听人说起她是来自越南的难民,高中时写作文曾得过西贡市的头名,加上父亲曾是西贡市(现在的胡志明市)最大的“食油大王”,小时候一直过着锦衣玉食,饭来张口,衣来伸手的富家小姐生活。所以在越侨圈子里知名度很高。西贡沦陷后,她的父亲因为曾资助越南“伪军”,很快被镇压了。她是在父亲的一个朋友的帮助下,于一个风雨交加,漆黑一团的夜晚乘一条小船在海上漂流了大半夜,才终于逃离西贡,来到美国的。

“那是一条很小的船,没有桅,也没有帆,只有汽油发动机作为动力。因为怕弄出声响会被发现,出发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靠人力摇橹前行。”提芬妮又告诉我,“船上

坐满了人,都穿着黑色的雨衣,除了船老大外,全都是女人。开船前,船老大反复交代我们:离岸一两个小时以内,决不能大声讲话,也不能弄出声响,全程更不能有灯火,手电筒特别禁止使用。因为近海经常会有越共的炮艇巡逻,被发现了抓回去就会以叛国罪论处。听说很多人就这样被枪毙了。所以,开船后我们一个个都噤若寒蝉,一心只盼望着能早点开到公海上,那里有美国和其他国家安排的人道救援船只接应我们。”

“开船半个多小时后,忽然下起小雨,所幸风还不大。不料一个多小时后,雨虽然还是老样子,风却一阵紧似一阵,浪也一浪高过一浪,小船像是在荡秋千似的,一会儿从浪谷里冒出来,一会儿又重重地跌进去。船舱里也不住地有海水打进来……”

“真恐怖啊,每一次沉下去,心都像提在嗓子眼儿里,还得捂紧嘴以防失声尖叫。我们船上连船老大一共有十一个人,这时大概除了船老大外都晕船了,吐得满身满船都是。但我们几个年轻的女孩还要根据船老大的吩咐,不断地用盆,

用桶,用碗或茶缸向船外舀水。

“还好,因为是夏秋之交,天气不算太冷。可我们的心里却充满了恐惧——这船颠簸得越来越厉害,万一翻了怎么办?我那时很有些后悔,真不该离开妈妈和哥哥,弄不好今夜真要‘死无葬身之地’了。和我紧挨坐着的是一个面皮白白,长得很漂亮的高中女生,我早就听说她爸爸是开典当行的,也算是资本家。沦陷后,她在学校里受尽了老师和同学们的白眼,不久前还被几个喝醉酒的军人强奸了,事后却控告无门。我妈妈和我哥就是因为听到她的故事,才决计不管花怎样的代价也要将我送出越南的。所以,不需要舀水时,我俩的手总是互相紧紧地攥着,感觉是嫡亲的姐妹。”

“大概快后半夜了吧,风势依然没有减弱的迹象,雨却渐渐大起来。我们即便累得满头大汗不停地舀水,船舱里依然还有积水。这时,不远处的海面上忽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船影,并一点点向我们靠近过来。所有的人包括船老大一下子都紧张得大气也不敢往外出,生怕是遇上越共的小侦察船。”

9



《财富如水》

◆出版社:作家出版社
◆作者:卢新华

《财富如水》一书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引领者,“伤痕文学”运动的创始人,著名作家卢新华先生最新力作。作者站在东西方哲学和历史的高度,以赌场生活作为切入点,细心审视、考察、分析和研究了财富所具备的水一般的特征和性质。

赌场发牌员别出心裁论述财富和人的关系

6

敬爱的朱主任又被投诉了

六六继《蜗居》之后直指中国式医患关系



《心术》

◆出版社:世纪出版集团
上海人民出版社
◆作者:六六

《心术》以上海某知名医院的脑外科医生郑艾平的第一人称视角切入,刻画了一群努力成为好医生,而又不愿不得面临社会现实考验的年轻医生形象。揭示出在当代中国医患关系中,无论是患者还是医生,都不能简单地用白纸黑字来定义。

周六深夜,患者的妹妹从台湾赶来,哭死哭活要求探视。非探视时间已经给她通融了,突然见她从包里掏出一张黄纸,说是从一个什么极其灵验的庙里求来的,拿到符的一刻就是她哥哥血压下降的一刻,全家捧着那张救命符一脸虔诚地要求贴在床头。庙里的方丈说了,符在人在,符掉人亡。

护士长一听,坚决拒绝。护士工作已经很忙了,谁还能专门派人替她家看护那一张符啊!再说这里是医院,是有规章制度的。今天要是允许贴符了,明天就会有人来烧香,后天就有人请道士来捉鬼,大后天就来这里办法事,医院本来就比菜市场还热闹了。

一个不同意,一个非要贴,顿时剑拔弩张。病患家属狠言相向:“人死了,就是因为你们不给贴符造成的!死了做鬼都不放过你!”

俺的小蕾关键时刻来一句:“符既然这么灵验,你们把病人带回家去,贴自己床头好了,还要我们医生护士干什么?”老拳差点砸到她鼻子上,幸亏护士长有经验,一个箭步将小蕾

蕾扑倒。我见到小蕾的时候她还愤愤呢!笑着刮她鼻子:“你就算不能救火,也不要引火上身。听说这家伙家产过亿,是一个大企业的掌门人,年纪刚三十七八,他这一走,一家大小连个仰仗都没有。你哪怕就从人道主义出发,也不要呛人家了。”

小蕾突然眼泪就掉下来了:“到底谁没人性?这个要死的人,是他们家的顶梁柱,人要是走了他们家就垮了,说到底都是私利。可我们呢?这个人送来的时候和死人有什么两样?我为什么要费这样的辛苦去救他?就为每个月2000块钱我费得着花这样的心血吗?我对得起我的职业和我的良心,可他们连最起码的尊重和感恩都没有。他现在活下来,全部是符和和尚的功劳,他要是死了就是我们的过错,如果是这样,他家人为什么不送他去庙里,却要送到我们医院?我们没有功劳,连苦劳都没有,我难道不寒心吗?我说这句话有什么错?”我答不出。

3月9日

今天我们敬爱的朱主任又被投诉了。我们笑坏了,越是德高望重,越是投诉大王。这没办法,干得多,错得多。

他的错永远是态度。医务处的同志们委婉提醒他多次了,除了医术高明以外,还要态度谦卑。你被投诉率太高,要影响你们科的精神风貌小红旗的。

朱主任无可奈何,依旧好脾气地口头答应了。今天他突然一本正经地召开会议,要大家群策群力,看看怎样才能让患者觉得他脾气好。全场掩面而笑。

全国来看他的病人坐船坐飞机坐火车长途跋涉,在医院门外自带铺盖卷,买黄牛号也好,网上挂号也好,彻夜排队也好,费时费力好不容易轮上。

一进屋,朱老就伸手拿片,无论你怎么主诉症状他是不听的,只在片子上扫一眼,蹦出“开刀”二字或者“不开刀”三字。患者再问什么时候住院,就回一个字:“等”。再问等多久,没话了,下一个病人已经进门。我要是被他看,也会

被活活气死。为见活菩萨一面费尽周折,见了以后就这样热脸贴冷屁股,谁都受不了。

朱主任委屈得不行:“我是外科大夫呀,不需要问长问短的呀。瘤子拿掉了你什么症状都没了,瘤子拿不掉,我说一箩筐话,你还是难受呀!再说了,三个小时时间我要看六十个号,还不包括人情号,加塞号、院办带来的,会算术的人都算得出的呀,三分钟我要看片子,判断能不能手术,怎么手术,还要安排病床,怎么跟你寒暄、安慰你情绪呢?”

院里接到的最经常的投诉就是消费欺诈。意思是挂了你朱主任的号,排的是你朱主任的队,最后出院小结上写得分明:主刀的不是你朱主任!你这不是欺诈是什么?我泱泱大科,光医生就一百多号,要是病人都只看朱主任的,就他一个开刀,全签他的名字,你们信我也不信啊!

对患者来说,脑子里长瘤那是不得了的大事,对我们来说,瘤子也分三六九等,普通瘤子,杀鸡焉用宰牛刀。包你人没事,十天之内出门不就行了吗?来的时候又是功能障碍,又是斜瘫软烂的,走的时候神气活现,到门口咬我们一口,真是的!